

15
1907
16

陶南村論

池北偶談八之四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紀隆平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運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佛出世爲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

杜遵道以李氏子爲主，起汝寧、蕭縣。李二老彭張君用攻陷徐州。李二一號芝麻李，鄒普勝、徐壽輝即真。一據、斬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奸施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季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麪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衆劫獄。齊以克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

陷通泰，高郵自號誠主。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截要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楊州，以距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狃詐百出，卒不就降，殺知府季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楊州路，殺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楊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總大軍，以擒之。衆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

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
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
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
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
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云在旦夕忽聞詔解
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
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爲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
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
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之僚佐無不如之何遂申
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

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
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
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
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壘渡鎬山十
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
鋒鏑郡縣荐蕷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
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
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
漕運萬戶脫因爲叅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
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

爲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拔刀明旦緣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刦掠姦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旣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爲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玉官易平江路爲

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間道歸欵許爲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爲毘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鋸土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僇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佑三年國號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渾爲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

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府丞，知事稱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向欲取嘉興，嘉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猺獞，名曰荅刺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爲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興敬提兵入杭州，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歛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二，喪

不九，及攻海鹽，又爲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禽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誠有矣。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姻姪。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與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互爲勝負，然亦不勝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艤相衝。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卒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

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封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屬

降真香

道家者流爲人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一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驚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蘸星辰燒之

甚爲第一度鑾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宋二十二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盖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景也

字音

吾衍子行間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荀暨艷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暨也

許負

絳侯周亞夫自未侯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右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不久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

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渴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晃然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稱地爲雙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曰爲二雙以二之爲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

詩意見矣

骨咄犀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爲骨咄耳。

一門五節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而元卒。竺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

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悉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禼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門三節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季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齡亦誓不再適。

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方孕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中奉大夫而未人始卒

黃龍洞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闈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林立中有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撆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壁立千仞頻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聲呼則相

荅深窅不測每歲阜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述龍之跡山谷先生畫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黏接紙縫法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詰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線日久不能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二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火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

之擔雪填井，男婚女嫁財禮奩貞種種不可覩。謂之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擇盤珠。言不撥自動，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謬，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廟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太錢。

全真教

全真紀實云：金王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

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孝子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穎，轉畧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歟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而邑剝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二年，得於榛莽中。故衣尚存，始克遷祔。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

年遂冒鎔鎔間走數千里貲之錢唐人咸稱爲馬孝

子云

楊貞婦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爲樞密院斷事官某幾死於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窯器

宋葉寘坦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覽器之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窯器世言錢

俗窯字

氏有國曰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沉瀝其稽中散圖遺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善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郤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爲範極其精製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窯餘杭窯續窯皆非官窯比

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弄。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宋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

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佑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倣古。

唐

祖敏

奚鼎易水

奚鼎鼎之弟

奚起

鼎之子

陳朗兗州

王君得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鼎之子始居歙州

南唐賜姓李氏

李廷珪

承宴之子

李廷寬

之子

李惟一

文用子

李惟慶

承宴之子

李仲宣

皆文用子

耿遂仁

歙州

耿文政

遂仁子

耿德

文壽子

耿盛

文壽子

耿通

匡道

盛信

宜州

盛浩

真

盛舟

舟

張遇

潘衡

葉世英

魯造德官墨

蒲大韶

書寫輕

葉邦憲

古殿墨

梁果

造復

胡友直

造復

李世英男克恭

得李潛心法

潘雲谷

清江

胡文忠

長沙

林松泉

錢唐

於材仲

宜興

杜清碧

武夷

衛學古

松江

黃脩之

天台

朱萬初

豫章

丘可

行金溪

丘世英

天台

丘南傑

皆可行子

○斷琴名手

隋

趙取利

唐

雷霄

雷盛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謙
皆蜀人

宋

沈鎔

張鉞

皆江南人

金儒大中進士

衛中正

慶曆中
道士

蔡睿

朱仁濟

馬希仁

一作仙

趙仁濟

興國中
馬希仁

金公路

即金道
紹興初

陳亨道

高宗朝

嚴樽

馬大夫

梅四官人

元

嚴古清

恭字子安
孫梅四之
晉

施溪雲

施谷雲

施牧州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秋嘯
鳴玉 琪響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韶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林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珮

戲語

至正丙申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
一日下令行兵叅謀掌史進言自古行師必先祭旗
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
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爲笑又有二
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
大旗旗上篆字大元統官兵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
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主令既
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

說皆可撻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炁宰四餘氣躔度過官
遲留伏逆推人之生年日月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
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宮
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爲一葉簡明易見
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
正向卜逐官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上而
下見卯柱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淮濱神

泗州塔下相傳泗州太聖鎖宋舟處繆也按地志云水
神在臨淮縣龜山之下形若獮猴縮鼻高額青軀白
首金白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禹獲之鎖其頸於
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邇來漁者知鎖所在古
獄瀆經云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濶水神曰無支
祈乃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
初楚州有漁人夜釣山下其鈎爲物所掣沈水視之
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醉涎沫腥
穢不可近又東坡濠州塗山詩川鎖安祈水尚渾註

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栢山獲淮
渦水神名曰巫支祁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
而神曰庚辰者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
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獮猴者蓋此物也國
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
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獮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
獸好爲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無又祈

寄衣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
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過歲歲寄郎身上服

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腹斷線脚那能抵淚
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先去亦作舊時

承應元壬辰暮冬吉旦
書林中野是誰新板刊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十八

輟耕錄卷第三十

印章制度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鑄曰从爪手以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獨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又曰璽謂刻曰某侯之璽。刻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

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綵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貔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古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玉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

署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官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湏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

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宋文、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極擇其近，又情免費辭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爲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逼湏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底，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湏細於字邊，若二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

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多有人依欵，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媿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字貢，授以太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

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鑄有古人印式二冊二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晉釋也。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泰德可加氏字。宜審乏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爲俗亂可也。漢

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袁德式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伟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規矩方圓。謂之工。繫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倉教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

爲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宋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
背上爲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
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縫今齟合縫條印蓋原於此
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曰摹印蕭
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爲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中刻
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
文也子良誤合之宣和譜四卷楊克一圖書譜一卷
又名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
集古印譜一卷吾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

銀工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朱

碧山

嘉興魏塘

謝君餘平

謝君和上

唐俊卿江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
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回軍
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
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
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爲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
告之曰而毋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
辭父爲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間

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爲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毋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三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毋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鷗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毋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旣寤言猶在耳益喜忭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

訪其毋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又有徵矣留別蓋半月舟具奉毋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名勝莫不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宋壽昌事以爲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白日園文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日園文飄然而去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予以我爲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日園飯疏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

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以待，當爾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兌，閉其聰，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薰茅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門之清溪道士。予箕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爾爲爾。我爲我安，背哀矜而辟焉，教情而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東修以上，受風魔貶爲自，在囚。口出雖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目生虛白，披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朔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

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與同心，指蒼天而爲證，亦欲從遊耳。曰：實皆以爲期，不以我爲貧，知有時爲養，所願諸生人十巴午以二，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稟，筆墨有靈，蟬蛻汙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呼闌闔，吐三千丈豪氣之沈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藩籬既剖門闢，洞開縱意所如，從吾所好，口說五千言，乘牢山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平腰纏斗萬貫，騎

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金靈馬

九官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剗背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襖襖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筋各一殮訖用黃金爲瓶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嫗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匹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盤盂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炭成薄片於旋床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剗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汎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稍當去聲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麤灰灰乃磚瓦搗脅篩過分麤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友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麤灰過停令日久堅實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挑上聲

眼晒也

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丁半加雞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曬翻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入觸藥，觸藥即鐵漿沫用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爲朱，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内外俱乾，置陰處眼之，然後用楷光石磨去漆中類雷上聲，揩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埠牛頭嶺，再用箬粉次用布粉，次用粟油傳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盤前不用糙漆，却用贊朱，桐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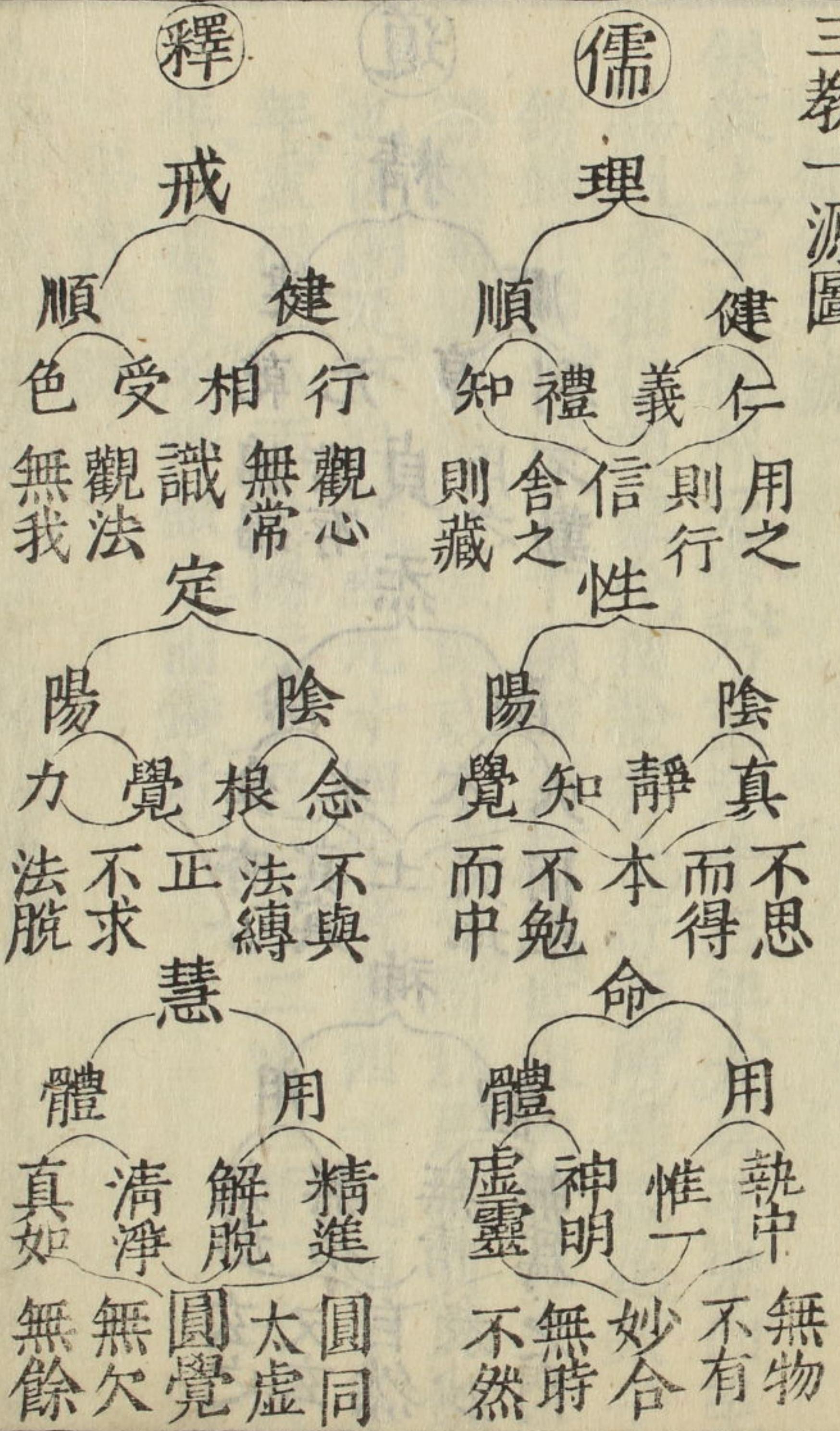
色赤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且紅亮。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燥也，方入黃丹膩粉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麪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只孫宴服

只孫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之。

三教一源圖





三才一氣圖

銀錠字號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至
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
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
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
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
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
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學官講說

凡學官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

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
達時宜往往迂意多矣泰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
僚咸集時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
其年值閏詹肖巖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咈其意以爲學校講說雖賤夫
皂隸執鞭墜鑑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
肖巖由是悒怏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檢踏
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陞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歛一章
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
除害爲已任時憲僉某謁學官王玉巖講禹別九州

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
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曰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房
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累及
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
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
君子亦可爲後人戒也

松江之變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江省典吏充宣使後於
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陞
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僉王張士誠紅軍破平江

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得婦董賽兒故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知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江省又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辭不相上。帖點兩倉脚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帖宴軍民官無二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

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軍恣肆檢刮，截火耳鼻。城中女婦多爲淫汙，房舍填街，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兵馬自湖州入古浦塘，舳艤相銜，旗幟蔽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此。况松江尚移

靡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日之患。終爲一賊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

悲夫。

果典坐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詩識

潮逢谷水難興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

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聲，終則闔葺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識。

書畫樓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寺西業製帽民姚不謹于火延燎三千餘家，重門邃館靈宮梵宇悉爲煨燼。而夏愛閒氏收藏古法書名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鑷胡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荷物，但欲見

乏以決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吁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至今之積金蓄穀信息計廳塋學以利爲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鎔金銀法

嘉興斜塘楊匯髹工鎔去聲金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爲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鎔金則調雌黃若鎔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

刻縫鏽以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簿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揩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銀渾不走失

磨兜堅箴

磨兜鞬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座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訖者哉金華宋濂爲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鍾鼓

之聲，囚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三笑圖

楊鐵崖云：坡翁跋石恪所書，以爲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書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爲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

嘉祐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少同時信哉。^左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官制字訛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著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漢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爲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

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爲辰半反陸德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爲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晒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考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如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人戴之秦謂民爲黔首漢爲僕隸爲蒼頭漢書謂卑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入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詩人云王莽禿幘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爲哈。或作幅，乞洽反。合乎簡易隨時之議。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韻書弁缺四隅，謂之哈。前時軍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哈。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帽。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魏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入坐丞郎門下，二省侍官乘車白帽低幬出入掖門。又二官直官著烏紗帽，往往七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帽爲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爲絳帕。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擗羅之施巾連題，却

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以宜崇其巾爲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厯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章甫，亦從俗也。

屨舄履考

屨舄屨人註禪下曰：屨，覆下曰舄。說文無舄字，舄本字也。陸佃云：舄通爲舄，覆之舄，古人居欲如舄行，不欲如鵠，故借爲舄字。所以爲行戒也。然借鵠爲舄，作

思積反者蓋鳥覆也古今注以禾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鳥以是知鳥屨之下必再用禾矣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屨青絢劬縕純准素幘白屨繙約縕純爵弁纁屨黑絢縕純是也絢說文纏繩絢也玉藻注屨頸飾也韻會狀如刀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二三日衣鼻在屨頭用繒一寸屈爲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費縕屨人注縫中紗也條也純屨人注緣也言縕必有絢縕純矣凡絢縕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鳥有三等赤鳥白鳥黑鳥也赤鳥爲上冕服之鳥詩曰王錫韓侯玄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鳥青鳥王后祭服之鳥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

飾太子諸侯吉事皆寫其餘服冕著鵠耳士爵弁纁
屨黑絳繚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續也至若履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戶從丈從舟象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
履能載人又草曰屨芳末反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屨
按屨無別制說文屨屨也從屨省婁聲又鞮也徐曰
鞮革屨也舄韻會屨也古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脂不
畏泥濕故曰舄以是知屨舄屨之異名也但有禪下
複半用朱之異耳古人舄屨屨至階必脫唯著鞮而
入禮戶外有之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劖屨上殿
是不賜則不敢著屨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屨而去

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舄化冕先至是脫舄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所以著屨爲宜況屨又從韋平又按鄉飲酒云說屨揖讓如初升堂跪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湏降而著屨復升于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復升于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輟耕錄卷第三十

注王充

熙寧五年癸卯論四日

同廿七日讀了

400-

